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十一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十一

起旃蒙大淵獻盡著
雍攝提格凡四年

太祖高皇帝

洪武二十八年春正月丙午階文寇平時洮州蠻叛詔
秦王棧帥諸衛兵討之復命甯正以兵從王受節制
丁未大祀南郊 甲子沐春等平越州禽阿資斬之初
春將進兵與何福謀曰此賊積年逋誅者以與諸土酋
姻亞展轉亡匿今悉發諸酋從軍縻繫之而多設營堡
制其出入授首必矣遂趨越州分道逼其城伏精兵道

左以羸卒誘賊縱擊大敗之阿資亡山谷中春陰結旁近土官調其所在樹壘斷其糧道賊困甚已出不意擣其巢遂陣斬阿資竝其黨二百四十人皆誅之尋分兵破廣南酋儂貞佑俘斬千計福分徇甯遠禽其酋刀拜爛餘衆悉降 是月命周王櫛晉王櫛帥河南山西諸衛軍出塞屯田燕王棣帥總兵官周興出遼東塞竝諭晉燕二王以備邊十事 二月丁卯宋國公馮勝坐事賜死勝自征金山還屢以細故失上意上嘗戒勝曰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反其道乃以不足奉有餘嗚呼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勝嘗築稻場瘞甌其下以碌礪碾之

取有鞶韞聲走馬以爲樂有告勝場下痊兵器者遂坐
法或曰上召勝飲之酒歸而暴卒蓋自誅藍玉召還識
者已知其不免也 甲戌以工部侍郎王儒爲本部尙
書 己丑諭戶部編民百戶爲里昏姻死喪疾病患難
里中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春秋耕穫通力合作以教民
睦尋又令民間鄉里各置木鐸一耆老每月振之徇于
道路以儆鄉愚又四時置一鼓遇農事則里長擊之聞
鼓聲皆至以驗勤惰 三月癸丑秦王桧薨先是桧奉
詔征叛番至洮州番懼而降上悅賚予甚厚至是薨上
賜謚冊曰哀痛者父子之情追謚者天下之公朕封建

諸子以爾年長首封于秦期永綏祿位以藩屏帝室夫
何不良于德竟殞厥身其謚曰愍王元妃爲故元河南
王庫庫之女弟王薨妃殉焉一時竝以忠烈稱 夏四
月辛未詔停造遼王宮室勅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
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沉邊境營繕不宜盡力以困之
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
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刼掠近者高麗表奏
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
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
萬石迤東鄰近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

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
所有直抵永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今
遼東乏糧軍士饑困儻不卽發沙嶺倉糧賑之必啟高
麗招誘逋逃之心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
警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
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
可念也 六月壬申詔諸土司皆立儒學 辛巳總兵
周興等自開原追元遺寇至甫荅迷城不及而還 己
丑上御奉天門諭廷臣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灼
見情僞懲創奸頑或法外用刑使人知所儆懲此特權

宜處分非守成之君所用以後嗣君止宜循律與大誥
不許用黥刺剝削閹割之刑蓋嗣君生長深宮人情善
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以請
者置重典又申諭自後嗣君毋許復立丞相臣下敢以
請者寘重典又定制皇親惟謀逆不赦餘罪宗親會議
取上裁法司止許舉奏毋得擅逮皆令勒諸典章著爲
令 秋七月戊戌河南確山縣野蠶成繭令廷臣勿表
賀 是月有道士獻書論長生術上曰朕爲天下主將
躋天下生民于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命卻之
初鄭國公常茂謫龍州龍州者廣西土司也洪武初

其酋趙貼堅歸附詔以爲龍州知州許世襲貼堅死無
子從子宗壽嗣會常茂至州貼堅妻黃以愛女予茂爲
小妻擅州事乚何茂病死黃與宗壽爭州印相告訐或
搆蜚語謂茂實不死宗壽知狀上怒責令宗壽獻茂竝
遣致仕尙書唐鐸往諭宗壽獻茂詣闕而宗壽終不敢
出于是廣西守臣奏宗壽抗命且言奉議諸蠻皆梗化
八月丁卯詔都督楊文爲征南將軍指揮韓觀都督僉
事宋晟副之師未至鐸自龍州還奏茂實前死宗壽尋
伏罪請朝詔罷征龍州命文等移師討奉議南丹諸叛

蠻辰異潛菴史稿記唐鐸使龍州在是年四月甲申其
自龍州還則八月辛巳也本紀及諸書皆系征龍州

于八月丁卯去辛巳僅十四日是師尙未至而鐸已還且趙宗壽服罪卽在其時故本紀系之八月然則鐸之招諭龍州其爲四月明矣令据土司傳系以初字竝叙鐸奉使于八月丁卯之前又按史稿別系宗壽服罪于九月丙申蓋與唐鐸先後至本紀因鐸之還而書之

戊辰致仕信國公湯和

卒和自歸第歲一朝京師二十三年來朝正旦忽感疾失音上卽日臨視遣還疾少閒復命其子迎至都令以安車入內殿宴勞備至去年病寢篤不能興上思見之詔以安車入覲手拊摩與叙里閤故舊及兵興艱難事和不能對稽首而已上爲流涕賜金帛爲葬費遣歸至是卒年七十和前守常州時請事不得醉出怨言上聞而銜之鐸其過于鐵券晚年益恭慎入聞國論一語不

敢外泄媵妾百餘病後悉資遣之所得賞賜多分遺鄉
曲見布衣時故交遺老歡如也同時公侯宿將坐黨事
先後麗法鮮免者和獨以功名壽考終追封東甌王謚
襄武 九月丁酉免畿內山東秋糧 戊戌崇山侯李
新以事誅新以營孝陵功封後又命改建帝王廟于鷄
鳴山頗有心計將作官吏視成畫而已以洪武二十三
年遣就第時諸勲稍僭肆上頗嫉之以黨事緣坐者衆
新首建言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各有常數餘者宜歸有
司上是之尋命禮部纂稽制錄頒之公侯于是武定侯
郭英還佃戶輸稅信國公湯和還儀從戶曹國公李景

隆還莊田皆自新發之也 庚戌頒皇明祖訓初上命
陶凱等編輯祖訓錄自爲之序命大書揭于右順門之
西廡隨時損益至是重加更定名曰皇明祖訓序中言
創業之君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更事亦熟以視生長深
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
遠矣又言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
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度量來擾我
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
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
兵致傷人命以干天和此甚不可書成頒示中外復諭

曰後世有敢言更制者以奸臣論毋赦 閏月庚寅定
減諸王歲供之數初洪武九年定諸王歲支祿米五萬
石至是上謂戶部尙書郁新曰朕今子孫衆多天下官
吏軍士日增俸給彌廣其斟酌古制量減各王歲支以
足軍國之用于是定議減五之四竝郡王公主以下皆
議減有差著爲令 冬十月庚子冊光祿卿馬全女爲
皇太孫妃 定東宮諸王世系各擬二十字每一字爲
一世以爲命名之首其下一字臨時自定合二字爲名
編之玉牒 十一月乙亥楊文等討奉議蠻平之時上
仍遣唐鐸參軍事文等發廣西都司護衛官軍二萬調

田州泗城土兵三萬餘人至奉議蠻竄入山林據險自固文督諸將分兵勦捕復調叅將劉真等分道攻南丹左副將軍韓觀等分兵追討都康向武富勞上林諸州縣叛蠻悉平之鐸相度形勢奏請置奉議衛及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諸處守禦千戶所填以官軍皆報可十二月壬辰詔河南山東桑棗及二十七年後新墾之田皆勿徵稅是冬河渠之役各郡邑交奏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水利旣興田疇日闢一時稱富庶焉是歲置皇城四門倉儲糧以給守衛軍增京師諸衛

倉凡四十一又設北平密雲等縣倉儲糧以資北征
安南黎季犛聞兩絕貢使而懼比征龍川季犛愈懼是
年之秋上遣尙書任亨泰嚴震直使安南諭日焜毋自
疑但慎守邊境毋助逆毋納叛爲述朝廷用兵之故以
安慰之尋又遣尙書楊靖諭輸米八萬石金千兩銀二
萬兩餉龍州軍季犛言龍州陸道險請運至憑祥洞靖
不可乃令改水運輸二萬石于洩海江江距龍州止半
日靖因言日焜年幼國事皆決于季犛乃敢觀望如此
請足之上以趙宗壽已納款移征向武諸蠻遂令輸粟
二萬石而免其金銀

國史七卿表任亨泰嚴震
直以八月使安南蓋諭安南陳日

煥也尋又遣楊靖使安南責之餉龍州軍士事見靖傳此三人奉使皆在唐鐸之後並系于是年記安南事下

二十九年春正月壬申大祀南郊是月以詹事府丞

杜澤爲吏部尙書左贊善門克新爲禮部尙書克新以亮直見重尋引疾上命太醫給藥物不輟其俸居數月

卒二月癸卯湖廣榔桂諸蠻亂詔征虜將軍胡冕討

平之辛亥甯王權上言騎兵巡塞見有脫輻遺道上

恐有邊寇往來上曰狡寇多奸此必示弱誘我也于是

詔燕王棣帥師巡大甯周世子有燉帥師巡北平關隘

是月命濬常州之犇牛呂城二壩以通浙運三月

辛酉楚王楨湘王柏來朝甲子燕王帥諸軍北至察

察爾

舊作徹兒

遇寇敗之禽其將布琳

舊作李林

特穆爾等數

十人追至烏梁海城又敗哈拉固等

舊作刺兀

而還王

申行人司副楊砥上疏言揚雄爲莽大夫詆譏萬世董

仲舒天人三策及正誼明道之言足以扶翼世教今孔

唐從祀有雄無仲舒非是上是其言詔罷楊雄從祀增

祀董仲舒

攷異事見明史禮志系之廿八年憲章錄及紀事本末書于是年三月壬申蓋志据楊砥

上書年月二書据下詔年月今從之

秋八月丁未免應天太平五府田

租是月四川鄉試聘方孝孺及茶陵陳南賓爲典試

官孝孺在蜀名重一時而南賓時爲蜀府長史蜀王好

學與孝孺竝見敬禮造安車以賜南賓又爲構第名安

老堂一時蜀中典試稱得人

陔異事見桂彥良傳證之

校士蓋二人時皆官于蜀由行省布政司聘取非奉詔也今竝陳南賓事系之八月之末

九月乙

亥召致仕武臣二千五百餘人入朝大賚之各進秩一

級是月命甯王權編輯通鑑博論蓋仿編年兼綱目

書法例也其書至正二十六年韓林兒事則云廖永忠

沈韓林兒于瓜步大明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蓋其書

法大都奉 upper 指示云

陔異据錢曾讀書敏求志事在是

事以爲大明惡其不義而殺之前於至正二十六年下已辨之矣茲更据書以見太祖之特筆云

殺

監察御史王朴朴性鯁直數與上辨是非上怒命戮之

及市召還諭曰汝其改乎對曰陛下不以臣爲不肖擢

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
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過史館大
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
也竟戮死朴同州人

致國此事明人書皆不載惟明史
朴傳記其事但無年月耳三編特

系于是年九
月據實錄也

冬十月辛亥熒惑犯上將 十二月癸

卯熒惑守太微垣 是歲再逮永州知府余彥誠尋釋
之復其官同時有知縣齊東鄭敏儀真康彥民岳池王
佐安肅范志遠當塗孟廉定遠高斗南及丞懷甯蘇億
休甯甘鏞當塗趙森凡十人竝先後以事逮耆老詣闕
具其善政以聞上復嘉之賜衣鈔遣還竝賜耆民道路

費諸人既還任政績益著尋舉廉吏數人竝列其名于彰善榜聖政記以示勸焉又有知縣靈璧周榮宜春沈昌昌樂于子仁丞新化葉宗凡四人竝以部民叩閣立擢知府而一時如懷甯丞陳希文宜興主簿王復春以善政擢已知其貪肆旋寘重典所以風厲激勸者甚至故其時吏治多可紀述云夜異余彥誠凡兩逮兩釋一爲安陸知州時三編書之二十五年十二月者是也此則擢永州知府後復以事被逮見明史列傳二十八卷贊中以爲二十九年憲章錄及典彙同今據之惟二書皆系之是年十二月與二十五年之月分同恐未必然今系之是年之末竝據贊中增入先後被逮之十人等詔重定東宮儀制以諸王皆尊屬命朝太孫于內殿行家人禮更定六部諸司官屬竝通稱

清吏司 初上平定中原征南諸將及雲南越州之功
賞格雖具然不預爲令至是始定沿海捕倭之賞格凡
指揮千百戶獲倭船一及賊者陞一級賞銀五十兩鈔
五十定軍士水陸禽殺倭賊皆賞銀鈔有差

三十年春正月丙寅大祀南郊 初太僕寺掌養馬之
政各行省設羣牧監隸焉十八年罷羣牧監以其馬歸
有司牧養至是因西番馬市開孳息漸蕃丁卯始置行
太僕寺于山西北平陝西甘肅遼東如京師太僕寺之
秩是時上留心馬政以備邊防朱守仁以楚雄知府上
計入朝拜太僕卿首請立牧馬草場于江北滁州諸處

所轄十四監九十八羣馬大蕃息一時馬政之修實自
守仁始 己巳詔左都督楊文屯田遼東 甲戌詔授

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西將軍武定侯郭英副之以備西
北邊時諸勲臣坐胡藍二黨誅僂且盡炳文以開國功
臣榜列其名與大將軍達爲一等是時元功宿將無出
其右者英兄弟貴顯女弟爲甯妃恩寵尤渥上自起兵
以來存者僅炳文與英二人而炳文亦年踰六十矣攷
据潛菴史稿言是月沔縣賊高福興作亂命耿炳文討
之證之明史本紀炳文之命蓋備西北邊也下文云是
月沔縣盜起詔耿炳文討之則是因備邊順道征討非
因沔縣之亂而命將也今据本紀於是月下分書之

是月始置雲南按察使司 以禮部員外郎侯泰爲

刑部左侍郎司務暴昭爲刑部右侍郎 沔縣盜起詔
耿炳文討之 二月庚寅水西蠻叛詔右都督僉事顧
成爲征南將軍會平羌將軍何福討之 辛亥白虹亘
天質日 是月黃巖儒士陶宗儀帥諸生赴禮部試讀
大誥賜鈔歸宗儀少試有司一不中卽棄舉子業於古
學無所不窺元季舉行人辟教官皆不就張士誠據吳
署爲軍諮亦不赴洪武四年詔徵天下儒士六年命有
司舉人才皆及宗儀輒引疾不赴晚歲有司聘爲教官
非其志也至是仍不受薦擢歸久之卒著有輟耕錄于
元代軼事多所攷證云

攷異宗儀事見明史文苑傳言
洪武三十年率諸生赴禮部試

讀大誥賜鈔師試禮部在三月癸丑朔賜陳郊等進

是月今系之一月之末士及第出身有差庚辰古州蠻林寬作亂攻龍里陷

之龍里千戶吳得鎮撫井孚皆戰死寬遂犯新化突至

平茶千戶紀達帥壯士突陣殺數人寬走已而煽結諸

蠻勢復熾官兵捕之不克改異諸書或系之三月或系

師也明史本紀叛在三月在四月皆有日分今分書之壬午熒惑入太微垣凡

八十日熒惑之入太微凡八十日今據增是月刑

部奏請加反逆法宜依漢制夷三族上曰古者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漢用秦法未免過重今律已定勿有所更

固請不許是科始命乙榜舉子署教諭訓導等官其

年未三十不願署者聽之。夏四月己亥授湖廣都指揮使齊讓爲平羌將軍帥兵五萬征古州蠻。壬寅顧成何福等會討水西俘斬叛蠻數千人土酋居宗必登遁禽其黨魁誅之水西平。是月詔燕王棣築大同城。楊靖嚴震直自安南歸靖與震直前爲尙書皆坐事或免或降至是以出使有功擢爲左右都御史未幾靖坐事誅。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甲寅頒大明律誥上之定律也。草創于吳元年損益于洪武六年整齊于二十二年屢經更定而大誥所頒率多峻令出自一時權宜非上之本意也。至是始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

要畧附載于律既成上御午門諭廷臣曰朕仿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除頑刊著爲令行之旣久犯者猶衆故作大誥以示民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豈非欲民竝生于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令刑官撮要附于律文各條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及律誥該載外其襍犯大小罪悉依贖罪例論斷令編次成書刊布中外俾天下知所遵守初刑部請將比年律條依類編次上特改名例律冠于篇首又首列刑圖次列禮圖刑圖凡二首爲圖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分其輕重之等也次爲圖七曰笞曰杖曰

訊杖曰枷曰杻曰索曰鐐著其長短廣狹之度也禮圖
凡八皆以服制表之凡係族親有犯視其服之等差以
定刑之輕重故有因禮以起義者如養母繼母慈母皆
服三年則毆殺之律與嫡母同罪舅姑服皆斬衰三年
則毆殺罵詈之律與夫之于父母同罪書成論太孫曰
刑原于禮此書首列刑圖次列禮圖者重禮也顧愚民
無知若于本條下卽注寬恤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廣
大好生之德總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會其意可也太
孫請更定五條以上上覽而善之又請曰明刑所以弼
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乃命改定七十

三條復諭之曰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 乙卯詔楚王禎帥師討古州蠻湘王柏副之禎不親蒞軍請餉三十萬詔書詰責又以熒惑之變令謹天戒命城銅鼓衛而還 己巳敕晉燕代遼甯谷六王勒兵備邊戒勿輕戰寇至則乘其懈或邀截要路擊之 南宮之試士也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偕吉府紀善白信蹈爲考官得泰和宋琮等五十一人北士無預者諸生言三吾南人私其鄉上怒命侍講張信等覆閱不稱旨或言信等故以陋卷呈三吾實屬之上益怒信與信蹈及陳郊等皆論死三吾以老

與宋琮同戍邊

明史三吾本傳言三吾以老戍邊又云

建文初召還久之卒並無暴卒事也今據本傳

六月辛巳上親策諸貢士再賜

韓克忠等六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皆北士及川陝人

也時稱爲春夏榜亦稱南北榜云 己酉駙馬都尉歐

陽倫有罪賜死初詔西番互市始設茶馬司于陝西四

川等處令番人納馬易茶竝嚴禁私茶出境時倫奉使

至川陝輒載巴茶越境貿易所在不勝其擾陝西布政

司檄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家人周保索車至五十兩蘭

縣河橋司巡檢被捶不堪訴于朝上大怒遂坐法竝保

等誅之茶貨沒入官以河橋吏能不避權貴賜敕褒嘉

秋七月致仕尙書唐鐸卒 八月丁亥河決開封城

三面受水詔改作倉庫于滎陽高阜以備不虞 甲午

詔曹國公李景隆爲征南大將軍練兵河南 己亥以

義門鄭沂爲禮部尙書 是月諭工部移文諸王不許

私有興作有不可已者必以上聞 九月庚戌耿炳文

等討漢沔寇高福興等悉誅之宥其脅從之民凡四千

餘人

攷異平沔寇三編系之八月並叙其正月爲亂之事明史本紀書九月有日今分書之

麓

川思倫發之降也上遣行人李思聰往諭歸國適其部

長刀幹孟叛思聰以朝廷威德諭之叛者稍退而倫發

欲倚使者服其下強留之賂以象馬金寶思聰不受歸

述于上竝詳紀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甚悉蓋知刀幹
孟之必將終叛備征討也初平緬俗不好佛有僧至自
雲南善言因果報應倫發信之又有金齒戍卒逃入其
境能爲火硫火砲之具倫發嘉其技能遂與僧竝貴寵
在諸部長上刀幹孟等不服戊辰刀幹孟叛與其屬帥
兵攻逐思倫發倫發挈家走雲南西平侯沐春遣送至
京師齊讓奉詔討古州蠻逗留不進乙亥詔授楊文
爲征南將軍代之冬十月戊子停遼東海運時以北
地軍餉贏羨又方興屯種之利遂罷之辛卯詔耿炳
文練兵陝西乙未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初上以太

學爲京師首善之地而文廟規制殊隘乃命工部改作其制皆上所規畫大成殿門各六楹櫺星門三東西廡七十六楹神廚庫皆八楹宰牲所六楹十一月癸酉詔西平侯沐春爲征鹵前將軍都督何福等副之討刀幹孟竝遣思倫發還滇諭春以兵送之是月上御奉天殿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對曰五百貫上曰五百貫農夫十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爾乃費之于衣豈非暴殄命切責之十二月乙巳思倫發還雲南至潞江沐春遣人告刀幹孟令迎其主歸竝傳上命如怙終不臣卽興師討之是歲因江浙閩廣之民

重錢輕鈔有以錢百六十文折鈔一貫者由是物價翔
涌圜法益壞乃命復申交易用銀之禁又以陝西逋賦
困甚諭戶部議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逋租歲許任土
所產折收米絹棉花及金銀等物著爲令于是戶部定
鈔一定折米一石金一兩十石銀一兩二石絹一疋石
二斗棉布一疋一石苧布一疋七斗棉花一斤二斗土
猶以爲重命金銀折米之數仍加一倍鈔止二貫五百
文折一石餘如議 改太常司爲太常寺官制如舊又
改侍儀司爲鴻臚寺陞秩正四品設官六十二員又設
外夷通事隸焉 初安南入寇思明屢侵州境思明土

官黃廣成訴于朝言自元時設思明總管府所轄左江州縣東上思州南銅柱爲界元征交趾去銅柱百里立永平寨萬戶府其後交人攻破永平越銅柱二百餘里侵奪思明所屬五縣地乞詔諭安南仍畫銅柱爲界以五縣地還臣上命行人陳誠呂讓往諭之季犛執不從又爲日焜書移戶部上知其終不肯還曰蠻觸相爭自古爲然彼恃頑必召禍姑靜以俟之

三十一年春正月壬戌大祀南郊 乙丑上以山東河南多情于農事詔戶部遣所舉人材分詣各郡縣督民耕種具籍所種田地與歲收穀粟之數以聞 二月辛

丑古州蠻平先是楊文未至齊讓已俘林寬送京師上
命文討其餘黨俘獲三十岡等處洞蠻二千九百人以
歸遂班師 刀幹孟旣逐思倫發懼朝廷加兵乃遣人
詣西平侯請入貢是月沐春以聞且奏言幹孟此舉蓋
欲假朝廷之威以拒忽都其言未可信忽都者倫發所
部不附幹孟者也上遣人諭春曰遠蠻詭詐誠有之姑
從所請審度其宜毋失事機春以兵送倫發于金齒幹
孟竟不納乃遣何福及都督瞿能等以五千兵往 倭
寇山東甯海州百戶何福戰死指揮陶鐸擊敗之尋寇
浙江之海澳千戶王斌鎮撫袁潤俱戰死詔發兵出海

追捕

發興明史本紀系倭寇甯海于是年二月乙酉甯海山東州也三編則併記寇浙江事目云海澳寨

是所寇凡兩省明史外國傳不見證之潛菴史稿寇山東浙江一二月乙酉一二月丁酉也今並系之二月之下

三月詔增修南郊壇壝于大祀殿 夏四月庚辰

廷臣請討朝鮮上不許初李旦以更國更名上不深詰輒懷易與心自二十七年以來貢表文詞多謾詔詰責之則諉之門下官鄭道傳所撰及命逮道傳則又以病不能行辭至是來賀本年正旦表涉譏訕上以其僻在海隅不欲稱兵召釁惟拘留其兩次所遣之使以爲亂那構衅皆此輩爲之也 是月敕燕王棣率諸王防邊諭曰北騎南行不寇大甯卽襲開平可召西涼開平遼

東諸將分左右翼爾與代遼甯谷諸王居中策應彼此
相護首尾相救兵法示饑而實飽外鈍而內精其毋忽
致異此据紀事本末所記大畧書之是時秦晉二王已
卒燕王居長故令之率六王防邊耳非聽燕王節制也
太祖實錄所云四月乙酉救燕王防秋者卽此至五月
戊午之救則專救楊文郭英之從燕遼二王實錄又增
入乙亥再救燕王節制諸軍之語明史三
編節而書之是也辨見五月戊午條下

五月丁未

何福等討刀幹孟帥兵踰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
殺力名孟斬獲甚衆回兵擊景平寨寨憑高據險堅守
不下官兵糧械俱盡賊勢益張福使告急于沐春春帥
五百騎往援乘夜至潞江詰旦渡車騎馳躡揚塵蔽天
賊不意大軍至驚潰遂破之乘勝擊崆峒寨賊皆夜遁

刀幹孟遣人乞降詔不許命春侯變討之 甲寅上不

豫然臨朝決事如平時 戊午詔都督楊文從燕王棣

武定侯郭英從遼王植備禦開平均命聽二王節制

明史本紀是年五月戊午都督楊文從燕王棣武定侯

郭英從遼王植備禦開平均聽燕王節制三編發明云

考明太祖實錄是年四月乙酉敕燕王防秋五月甲寅

帝不豫戊午敕都督楊文郭英乙亥再敕燕王節制諸

軍此皆重修之太祖實錄不可盡信又云二十八年秦

王卒是年三月晉王卒燕雖勢居寵偏然節制之命豈

足為易儲之據哉据此則防邊之敕出自實錄之後改

者今攷洪武二十三年命晉燕二王防邊令傳友德從

燕王王弼從晉王俱聽節制是聽晉燕二王節制也是

年書法同則謂楊文之從燕王郭英之從遼王亦是聽

燕遼二王節制耳非與遼王共聽燕王節制也今據太

祖實錄書于四五兩月而刪去燕王總制諸軍語餘詳

攷證

是月以言事擢暴昭為左都御史尋遷刑部尙

書又擢天策衛知事周璿爲左僉都御史 閏月癸未
帝疾大漸乙酉崩于西宮年七十一遺詔曰朕膺天命
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目勤不怠以期有益于民奈起
自寒微無古人之博知好善惡惡不及遠矣夙昔憂慮
常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
允攸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中外文武臣僚同
心輔弼以福吾民喪祭儀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
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臨三日皆釋服諸王臨國中毋
至京師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帝天授智勇統一
方夏緯武經文爲漢唐宋諸君所未有肇造之初沈幾

觀變次第經營故自述其取天下之畧起事東南收功
西北如操券刻符莫之或爽卽位以後考定禮樂訪求
賢材澄清吏治整肅宮闈廣開屯田以足兵食興修水
利以勸農桑用能武定禍亂文致太平豈非所謂日不
暇給而規模宏遠者歟惟其懲元政廢弛治尙嚴峻晚
年誅僂過多功臣芟夷畧盡亦足爲盛德之累云 辛
卯皇太孫卽位大赦天下詔以明年爲建文元年是日
葬帝于孝陵謚曰高皇帝廟號太祖（攷歷明史本紀書
上廟號於五月辛
卯葬孝陵之下通紀及建文朝野類編皆書六月甲辰
接惠帝卽位于辛卯是日葬太祖于孝陵葬後卽當上
謚號不應遲至甲辰且甲辰乃閏月二十
九日亦非六月也今据本紀仍系之葬後 詔行三年

喪羣臣請循前代以日易月之制諭曰朕非效古人亮陰不言也朝則麻冕退則齊衰杖經食則饘粥郊社宗廟如常禮遂命定儀以進 丙申詔文臣五品以上及州縣官各舉所知非其人者坐之 六月詔省併州縣革冗員 以齊泰爲兵部尙書黃子澄爲太常卿兼翰林院學士同叅軍國事泰溧水人以洪武二十八年擢兵部侍郎太祖問邊將姓名泰厯數無遺又問諸圖籍袖中出手冊以進太祖奇之上爲皇太孫亦雅重泰其時子澄方進修撰伴讀東宮一日太孫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多不法奈何對曰諸王護衛兵

僅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強
卒底亡滅大小強弱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上是其
言至是燕王自北平奔喪援遺詔止之于是諸王皆不
悅流言煽動聞于朝廷謂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
言乎對曰不敢忘于是始與泰建削藩之議攷異明史本紀三編
皆系之六月證之七卿表泰以五月任兵尚諸書以爲太祖遺命則閏五月表脫閏字也泰等五月授官六月命參軍國事本紀竝
系之是月今從之戶部侍郎卓敬密疏言燕王知

慮絕倫雄才大畧酷類高帝北平形勝地土馬精強金
元所由興今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夫將萌
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可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

幾非至明莫能察奏入翌日召問敬曰燕王朕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敬叩頭曰臣所言天下至計願陛下察之竟不報

文元年二月燕王來朝之下此誤據野史也

元年二月燕王竝無來朝之事永樂實錄亦不載明史三編刪之是也今據三編及明鑑系卓敬上書于是年

之六

秋七月長星西隕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賦

削藩之建議也齊泰與子澄謀之泰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問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會周王櫛次子有勳告櫛謀不軌詞連燕齊湘三王乃命曹國公李景隆以備邊爲名馳至開封執櫛歸

攷興明史后妃

傳以懿文太子及秦晉燕周五人皆高后生此三修之本後世不知而誤據之證以燕周同母之語則二人皆非高后所生明矣辨見攷證中○韻書無燼字但有燼字明史作燼三編又作燼然實錄作燼今從之

徵漢中府教授方孝孺至擢翰林院侍講初上在東宮素聞孝孺名甫卽位令馳驛召還日侍左右備顧問讀書有疑輒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展前批荅之又以檢討陳性善薦召前監察御史韓宜可于雲南入拜左副都御史 八月上欲釋周王使復國泰與子澄不可久之不決出相與言曰上婦人之仁耳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復入言之乃廢櫺爲庶人攷本紀書廢周王于八月三編書之六月因被執而並記之也周王以七月執至京師上意久不決故

八月始廢
今分書之
竄之蒙化諸子皆別徙尋又命逮齊王搏代

王桂岷王梗等于是燕王益疑懼
詔興州營州開平

諸衛軍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衛所軍單丁者放爲

民
是月以雲南布政陳廸爲禮部尙書
九月西平

侯沐春卒于軍初太祖命春討刀幹孟幹孟乞降詔春

勿受仍總滇黔蜀兵攻之未發而春卒上命左副將何

福代領其衆春材武有父風積功授都督僉事羣臣請

試職太祖曰兒我家人勿試也遂予實授英卒襲爵在

鎮七年大修屯政闢田三十餘萬畝鑿鐵池河灌宜良

涸田數萬畝民復業者五千餘戶爲立祠祀之賜謚惠

襄無子弟展襲爵 冬十月熒惑守心

陝西見明史天文志無日程濟

上書見明史牛景先傳中亦不著熒惑守心事三編記

守心亦不著程濟上書事今據紀事本末牽連記之意

卽初修實錄也時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之學上書言北

方兵起在明年某月日上以爲妄言逮至將僂之濟大

呼曰陛下幸囚臣臣言不驗死未晚詔下之獄已而燕

兵竟起如其所推之月日濟朝邑人 前都督府斷事

高巍遼州人以洪武中旌孝行授職尋以決事不稱旨

謫戍貴州關索嶺太祖嘉其孝許其弟姪代役至是以

詔辟赴吏部因上書論時政時削藩議起巍獨以爲不

然其略曰高皇帝分封諸王比之古制旣皆過當諸王

又率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
親親之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
力今盡師其意勿行晷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
之策在北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
此則不削之削也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
人餽問賢者下詔褒賞之有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赦
之三犯不悛則告太府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書奏
上嘉之而不能用 上有疾晏朝御史尹昌隆上疏諫
其畧曰昔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味爽而朝百官戒懼
不敢稍怠陛下嗣膺大業宜追繩祖武未明求衣日旰

忘食今乃卽于晏安日上數刻猶未臨朝恐自此上下
懈弛曠官廢事非社稷之福也書入左右請以疾諭之
上曰直諫難得何可沮也命頒其疏于天下 初僧道
衍從燕王至北平住持慶壽寺出入府中跡甚密時時
屏人語及高祖崩以次削奪諸藩周湘代齊岷等皆相
繼得罪道衍遂密勸燕王起兵王曰民心向彼奈何對
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乃進袁珙及卜者金忠珙善相
人術有異傳洪武中遇道衍于嵩山寺謂之曰公劉秉
忠之儔也幸自愛至是以道衍薦召至北平王襍衛士
類已者九人操弓矢飲于肆珙一見卽前跪曰殿下何

輕身至此王乃起去召珙入府諦視曰龍行虎步日角
插天太平天子也王意益決與道衍選將練兵收召材
勇異能之士久之事遂露時有以燕齊事告變者上問
子澄孰當先對曰燕王久稱病日事練兵且多賓異人
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露不可不亟圖之復召齊泰問
曰今欲圖燕燕王素善用兵北卒又勁奈何對曰今北
邊有寇警請以防邊爲名遣將戍開平悉調燕藩護衛
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圖也從之十一月以工部侍郎
張昂爲北平布政使都指揮使謝貴張信掌北平都指
揮使司竝受密旨伺察燕事 詔求直言竝薦舉山林

才德之士

十二月癸卯朔

陔異憲章錄是年十二月癸丑朔按癸丑乃是月十

一日非朔也疑卯字之誤今據本紀

上以明年將祀南郊乃詣郊壇省牲

滌器禮畢還宮

征鹵將軍何福破斬刀幹孟降其衆

七萬又分兵徇諸寨悉平之于是思倫發始還平緬麓

川遂定是月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釋黥軍及囚徒

還鄉里召宋懌于茂州懌濂之孫也濂卒于夔一時

家屬悉徙茂州至是上追念濂爲興宗舊學召懌還尋

授翰林燕府長史葛誠奉燕王命奏事京師上召見

問府中事誠具以實對上遣誠還使爲內應至則燕王

察其色心疑之

陔異皇明通鑑紀紀事本末系之建文元年正月證之明史葛誠附傳中言洪武

之末則是歲至京師在木年諸書據
其使還之月也今系於十二月之末

明通鑑卷十二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十二

起屠維單閼盡重光
大荒落凡三年

恭閱惠皇帝

按明建文無謚至我
大清乾隆元年追謚恭閱惠皇帝
謹据三編明史

書之

建文元年春正月癸酉朔上受朝不舉樂 庚辰大祀

天地于南郊奉太祖配 是月敕修太祖實錄以禮部

侍郎董倫王景爲總裁官太常少卿廖昇高遜志副之

召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教授胡子昭崇仁縣訓導羅

恢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等時楊士奇以布

衣被薦徵爲教授方行修撰王叔英復以史才薦遂同

召俱授翰林充纂修官上復命侍講學士方孝孺總其

事國史本紀書修太祖實錄于正月据廖昇傳正

總裁董倫王景副總裁昇及高遜志也又云李貫王

紳胡子昭楊士奇羅恢程本立皆爲纂修官按李貫舉

二年進士則預修史之役在後而明史王艮傳亦言艮

總史事又有南昌知府葉惠仲以修實錄指斥靖難族

誅是皆後入之人若是年正月之敕同時並命据野獲

編凡九人又方孝孺傳言孝孺修實錄爲總裁三編亦

据書之今增入又按此卽初修之實錄沈氏所謂解

縉盡焚舊草者此也然則剪燕

手足一語乃初修之僅存者

二月追尊皇考曰孝

康皇帝庶號興宗妣常氏曰孝康皇后尊母妃呂氏曰

皇太后冊妃馬氏爲皇后立皇長子文奎爲皇太子封

弟允熲爲吳王允熒衡王允熙徐王詔告天下舉遺賢

賜民高年米肉絮帛鰥寡孤獨廢疾者官爲牧養重農
桑興學校考察官吏振懼災貧民旌節孝瘞暴骨蠲荒
田租衛所軍戶絕者除勿勾 詔諸王毋得節制文武

吏士 是時諸王入賀京師徑行皇道登御陛御史會

鳳韶侍班劾之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

之情不報致異明人所記及紀事本末皆於是年二月

事四庫書提要載姜氏秘史以爲曾鳳韶劾燕王事

云本吉安府志又證以南京錦衣百戶潘瑄貽黃冊內

載校尉潘安三月二十三日叙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住

坐云云據此則來朝明矣第不知所云貼黃者果足徵

信否也予謂建文改元諸王入賀是其常例故野史有
曾鳳韶劾諸王來朝不得行皇道云云觀健云勅諭王
張本且果入朝無事而歸此正所謂天之所

興誰能廢之乃成祖第一快心之事何以永樂實錄無一語及之耶其爲必無之事明矣今刪去燕王來朝而但載會鳳韶劾諸王事于是月之下更定官制用學士方孝孺議也升

六部尙書爲正一品設左右侍中位侍郎上改都察院爲御史府都御史爲御史大夫罷十二道爲左右兩院左曰拾遺右曰補闕改通政使司爲寺大理寺爲司詹事府增置資德院翰林院復設承旨改侍讀侍講學士爲文學博士設文翰文史二館文翰以居侍讀侍講文史以居修撰編修檢討又殿閣大學士竝去大字各設學士一人改謹身殿爲正心殿增設正心殿學士一人其餘內外大小諸司及品級階勲悉仿周禮制更定時

論以爲不急之務而孝孺志在復古上悉從之 以景

清練子甯爲御史大夫 三月甲午京師地震求直言

罷天下諸司不急之務 是月上釋奠于國子學文廟

陳瑛自山東按察司調北平按察僉事湯宗上變告

瑛與右布政曹昱副使張璉等受燕府金錢有異謀詔

逮瑛至京師尋謫廣西于是敕都督宋忠帥兵三萬屯

開平又敕都督耿璡練兵于山海關徐凱練兵于臨清

調北平永清二衛軍于彰德順德璡炳文子也竝密諭

張昇謝貴等嚴爲之備 遣刑部尙書暴昭戶部侍郎

夏原吉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分行天下昭至北平得

燕王諸不法狀密奏之 夏四月湘王柏自焚死齊王
樽代王桂皆以罪廢爲庶人 太祖之崩也諸王世子
及郡王皆在京師遺命三年喪畢遣還燕世子及高煦
高燧預焉時燕王方稱疾遺詔至遣人扶掖哭臨又數
月乃上書乞遣三子歸視疾齊泰勸上勿許且請收之
黃子澄曰不若聽之歸以示不疑乃可襲而取也上從
子澄言竟遣還燕世子兄弟魏國公徐輝祖甥也輝祖
亦勸上留之且密奏曰三甥中高煦尤勇悍無賴非但
不忠且叛父它日必爲大患上以問輝祖弟增壽及駙
馬王甯皆力庇之乃悉遣歸國高煦陰入輝祖廩取其

馬以行輝祖使人追之不及至則燕王大喜曰吾父子

復得相聚天贊我也于是反志益決

攷黑明史本紀系之是月而野史所

載謂燕王遣世子二王來京師行太祖小祥禮至是遣歸非也太祖崩時遺詔止諸王入臨遣世子郡王來京

師三年後還國語見張芹備遺錄證之成祖實錄亦云時世子二郡王三郡王皆在京師故明史漢王傳亦云

太祖崩成祖遣仁宗及二王入臨京師然則非因小祥而來明矣如果爲小祥而來則遣之還國當過五月卽

燕王以疾請亦無悉遣之理今不取

六月岷王梗有罪廢爲庶人徙之

漳州 己酉燕山百戶倪諒上變告燕官校於諒周鐸

等陰事詔逮至京師皆僇之復詔責燕王王遂稱疾篤

佯狂走呼市中奪酒食語多妄亂或卧土壤彌日不甦

張昂謝貴入問疾王盛夏圉爐播顛曰寒甚宮中亦杖

而行曷等稍信之長史葛誠密語之曰王本無恙公等勿懈會燕王使其護衛百戶鄧庸詣闕奏事齊泰請執訊之具言王將舉兵狀乃密敕曷等圖燕使約葛誠及指揮盧振爲內應初張信之至燕也與曷等同受密旨憂患不知所出以告母母大驚曰吾聞燕都有王氣王當爲天子汝慎毋妄舉取赤族禍也至是又密敕信使執王信見事急三造燕邸辭不見乃乘婦人車徑至門固請之王召入信拜牀下密以情輸王王猶佯爲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毋爾也臣今奉詔禽王王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幸勿諱臣王察其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

子也于是召僧道衍謀舉兵會曷等部署衛卒及屯田軍士布列城中一面飛章奏聞布政司吏李友直竊其草獻之府中燕王亟呼護衛張玉朱能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 秋七月詔至遼燕府官屬于是張曷謝貴等帥諸衛士以兵圍府第索之急飛矢入府內燕王與張玉朱能等謀慮衆寡不敵能曰先禽曷貴餘無能爲矣王曰是宜以計取之道衍密語曰朝廷遣使來索官屬可悉依所坐名收之卽令來使召曷貴付所逮者如此則曷貴必來來則縛之一壯士力耳王曰善壬申王稱疾愈御東殿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曷貴不

至後遣中使示以所逮姓名乃至王方曳杖坐賜宴行酒出瓜數器王索刀割且詈曰今編戶齊民兄弟宗族尙相恤身爲天子親屬旦夕莫必其命天下何事不可爲乎乃擲瓜于地一時伏兵盡起前禽曷貴摔葛誠盧振下殿王擲杖起曰我何病爲若輩奸臣所逼耳曷貴及誠等不屈皆斬之于是張玉朱能等帥勇士攻九門克其八獨西直門不下都指揮彭二躍馬呼市中曰燕王反從我殺賊者賞集兵千餘人將攻燕會燕健士從府中出格殺二兵遂散盡奪九門王尤恨誠振二人以爲貳于已也夷其族伴讀余逢辰有學行王信任之以

故得聞異謀乘間力諫不聽及兵起復泣諫曰君父不可兩負聞誠等被殺亦死之北平人杜奇者才雋士也王起兵徵入府奇因極諫宜守臣節王怒斬之癸酉燕王舉兵反上書指斥齊泰黃子澄臣竝援祖訓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益爲天子討平之書旣發遂自署官屬稱其師曰靖難以張玉朱能邱福爲都指揮僉事擢李友直爲布政司叅議戍卒金忠爲燕府紀善時布政司參議郭資按察司副使墨麟僉事呂震等皆降于燕都指揮馬宣俞瑱與曷等合兵攻燕城不克宣走薊州瑱走居庸關都督宋忠退保懷

來甲戌燕師陷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王欲自通州南下張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丙子燕師陷薊州馬宣及鎮撫曾濟力戰死之于是遵化指揮蔣玉密雲指揮鄭亨皆以城叛降燕時俞瑱守居庸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燕王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之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是拊我背也已卯燕師陷居庸瑱力戰不克走依宋忠于懷來甲申燕師攻懷來帥馬步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而至先是宋忠給將士言其家在北平皆爲燕兵所殲欲以激衆怒燕王知之令其家人張旗幟爲先鋒衆遙識旗幟呼其父兄子弟相問

勞無恙皆曰宋都督欺我遂相率解甲降忠倉皇列陳
未成王麾師渡河鼓譟而前忠軍大敗奔入城燕兵乘
城而入遂執忠及俞瑱皆不屈死都指揮孫泰彭聚亦
陷陣死之其諸將校爲燕所俘者皆不肯降凡死者百
餘人斬首數千級獲馬八千餘匹

攷異懷來之役諸書記宋忠俞瑱等之死

下云餘衆悉降證之忠傳一時諸將校爲燕師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以死今據增入而刪去餘衆悉降四字

丙戌永平指揮陳旭趙燹郭亮以城叛降燕旭等遂

從燕將徐忠分兵克灤河

攷異明史建文紀書克永平于甲申陷懷來之下明史稿

作丙戌距甲申二日也今據之

庚寅大甯都指揮卜萬與其部將陳

亨劉真等引兵號十萬出松亭關攻遵化燕王遣兵來

援萬等退保關內萬有智勇而陳亨等陰欲輸欵于燕
畏萬不敢發燕王貽萬書盛稱萬而詆亨召所獲大甯
卒置書衣中解縛賞勞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
卒至萬所則同歸者發其事亨等搜卒衣得其書遂縛
萬下獄上之于朝廷以萬爲貳詔籍其家不知其爲燕
之反間也初劉大甯之降明史本紀不載据紀事本末
作庚寅今据之通紀作庚申申字蓋寅字之
誤也庚寅距丙戌僅
五日庚申則八月也壬辰谷王穗聞燕兵破懷來自

宣府奔京師是月燕王反書聞齊泰請削燕屬籍聲
罪致討或難之泰曰明其爲賊敵乃可克遂定議伐燕
布告天下時太祖功臣存者甚少乃拜長興侯耿炳文

爲征鹵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甯忠副之帥師北
伐又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璈都指揮盛
庸平安等分道竝進出程濟于獄授翰林編修充軍師
護諸將北行時上方銳意文治日與方孝孺等討論周
官法度軍事皆取決于泰子澄二人炳文等頗行上戒
之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
威不祥之甚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
有殺叔父名尋置平燕布政于眞定以暴昭掌北平布
政司事侯泰代爲刑部尙書 八月己酉耿炳文師次
眞定分遣諸將徐凱以兵駐河間潘忠駐鄭州楊松帥

先鋒九千人扼雄縣燕王使張玉往覘炳文營還報曰
軍無紀律炳文老潘楊勇而無謀可襲而俘也今欲通
南下之路宜先取潘楊王曰善遂躬擐甲胄帥師至涿
州壬子屯于埽桑令軍士秣馬蓐食晡時渡白溝河謂
諸將曰今夕中秋彼飲酒不設備此可破也夜半至雄
縣襲其城忠援兵不至前鋒麾下九千人戰沒燕王
度忠在鄭州未知城破必率衆來援乃令衛千戶譚
淵帥壯士千餘伏月漾橋水中人持焚薪
鼻息俟忠等援軍已過卽出據橋王遣急立擊忠敗之
忠退趨橋不得渡燕兵腹背夾擊生擒何奸餘衆皆溺

死甲寅燕師據鄆州王問諸將計皆曰南軍盛宜且屯
新樂玉曰彼雖衆皆新集耳今宜乘勝徑趨眞定可一
鼓破之王曰善會炳文部將張保來降言炳文兵三十
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王厚撫保遣歸使
詐言被執得脫且具陳雄鄭敗狀燕兵且旦夕至諸將
皆曰今趨眞定將以掩其不備奈何遣保告之使備王
曰不然彼師半營河南半營河北分之是也今令彼知
我至則其南岸之衆必移于北并力拒戰一舉可盡殲
之兼使知雄鄭之敗以奪其氣兵法所謂先聲而後實
也若徑薄城下北岸雖勝南岸之衆乘我戰疲鼓行而

渡是我以勞師當彼逸力也炳文聞保言果移南營過河王戌王帥驍騎數千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炳文出城逆戰張玉譚淵朱能等帥衆奮擊王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攻橫衝其陣炳文大敗奔還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東炳文衆尙數萬復列陳向能奮勇大呼衝入炳文陣南軍披靡蹂藉死者甚衆棄甲降者三千餘人燕騎士薛祿引槊中李堅墜馬獲之甯忠顧成亦被執燕王謂堅至親送北平道卒謂成先朝舊人釋其縛與語曰皇考之靈以汝授我成遂降王遣人送北平輔世子居守炳文奔入真定閉門固守吳

傑帥衆來援聞敗而還乙丑燕師攻城三日不下引兵
還北平 上聞真定之敗始有憂色謂黃子澄曰奈何
對曰勝敗兵家之常無足慮因薦曹國公李景隆可大
任齊泰極言其不可竟用之丁卯拜景隆爲大將軍以
代炳文賜景隆通天犀帶親爲推轂餞之江許召炳文
還京師死黑明史子澄傳言炳文之敗子澄謂勝敗常
又云今天下全盛區區一隅豈足當之今調兵五十萬
四面夾攻衆寡不敵必成禽矣按炳文方以三十萬衆
敗于真定子澄謂勝負常事不過以此紆帝憂耳若謂
區區一隅不足以當夾攻之五十萬子澄未必若是之
淺此皆成祖實錄歸罪子澄鍛鍊之語 是月召遼王
不足信也今據明史本傳刪去下文

植甯王權權不至詔削其護衛初太祖諸子燕王善戰

甯王善謀又在邊友于最篤燕兵既起齊泰等慮二藩
通約乃竝召之權果不至燕王聞之大喜乃遺甯王書
以求援師植至京徙之荊州初谷王之奔京師也長史
劉璟從之歸獻十六策上命璟贊畫李景隆軍事時高
巍亦上書願使燕曉以禍福令休兵歸藩上壯而許之
命俱從景隆行 監察御史韓郁上書言燕王親則太
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乃諸臣偏
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于是周王既廢湘王自焚齊
代相繼被摧爲計者必曰兵不加則禍必稔今燕舉兵
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

有謀臣可乎經營既久軍興輒乏將不效謀士不效力
徒使中原赤子困于轉輸民不聊生日甚一日臣恐陛
下之憂方深也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此
言深有至理願陛下少垂鑒察興滅繼絕釋代王之囚
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各命世
子持書勸燕罷兵歸藩明詔天下篤厚親親則宗社幸
甚不報 九月戊辰朔吳異明史建文本紀九月壬辰
吳高圜永平戊寅燕兵援永平
按戊寅在壬辰之前十五日叙次倒誤且高已於戊寅
敗于永平是其圍永平又當在戊寅前也明史稿作九
月戊辰吳高圜永平證之成祖實錄及明史成祖本紀
皆系圍永平于戊辰則建文紀壬字乃戊字之誤也
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永平高良之子也燕師之起

高守遼東與楊文耿獻謀出師以撓燕遂圍永平戊寅
李景隆調各道之師竝收集炳文餘衆合兵五十萬營
于河間燕王聞之謂諸將曰九江紈綺少年耳未嘗習
兵色厲而中餒今畀之以五十萬是趙括之續也九江
者景隆小字也燕王自以在北平景隆必不敢至乃命
世子居守姚廣孝輔之諸將皆疑北平之守弱王曰戰
則不足守則有餘吾在外可隨機應變兵事不可預度
也且今之去亦豈專爲永平直欲誘之至而禽之耳吳
高素怯楊文少謀聞我出援必走是我一舉而兩得也
丙戌王自率師援永平壬辰燕師至永平高等果不戰

而走追擊敗之

攷異吳高以中間走詳十二月削爵下

冬十月戊戌燕

王欲遂趨大甯諸將皆曰松亭關險塞未易猝拔景隆兵方盛不若回師援北平王曰今自劉家口間道趨大甯不數日可達大甯將士悉聚松亭關其家屬在城老弱居守師至不日可拔城下之日撫綏其家則松亭之衆不降且潰矣北平深溝高壘吾正欲其頓兵堅城之下歸師擊之如拉朽耳遂定計

攷異按永平之援松亭之拔皆爲取大甯張本

其實援永平而吳高已走至松亭而陳亨先降皆預以反間取之何待燕王親行況是時景隆以五十萬衆近在河間不謀固守北平反藉援師以出蓋其意欲得大甯三衛之勁卒以解北平之圍又不欲與諸將顯言故但言我在此景隆必不敢至又言此去豈專爲永平直欲誘景隆至而禽之耳此兵家致人之計而當永平圍

解卽直趨大甯故其旣得大甯喜曰吾取邊騎助戰大事茂不流矣實錄所載俱係用兵之飾詞野史多襲其夸大之言而忘其注厯之本末今据其可信者書之

壬寅燕師至大甯王單騎入城詭言窮蹙求救執甯王手大慟甯王信之爲草表謝請赦其死居數日情好甚洽時北平銳卒伏城外吏士得稍稍入城陰結三衛部長及戍卒已酉燕王辭去甯王祖之郊外伏兵起擁甯王行三衛驍騎及諸戍卒一呼畢集守將朱鑑不能禦力戰死甯府長史石撰不屈死王子燕師南還甯王同行甯妃世子皆從悉以三衛配北軍大甯城爲之一空初燕王之起兵也語諸將曰曩予巡塞上見大甯諸軍慄悍安所得用之至是乃

大喜曰吾得大甯取邊騎助戰大事蔑不濟矣 乙卯

燕師至會州始立五軍張玉將中軍鄭亨何壽副之朱能將左軍朱榮李濬副之李彬將右軍徐理孟善副之徐忠將前軍陳文吳達副之房寬將後軍和允中毛整副之寬理文皆大甯降將也 丁巳燕師入松亭關方卜萬之中間也劉真陳亨聞燕兵將至皆退保關及燕自間道攻大甯真及亨皆自松亭回救中道聞大甯破亨乃與陳文徐理等約降以夜二鼓襲劉真營真單騎走浮海還京師亨遂帥眾降燕時李景隆聞燕王自將征大甯果引軍圍北平渡蘆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

其無能爲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分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于鄭村壩親督之以待燕王部署既定下令諸軍人自爲戰非受命不得輕動初攻順城門幾破燕府儀賓李讓燕將梁明等拒守婦女竝乘城擲瓦石攻者稍卻燕世子嚴肅所部謹烽燧舉刁斗又選勇士夜縋城砍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唯都督瞿能與其子帥精騎千餘攻張掖門垂克景隆忌之使候大軍同進方大寒燕人夜汲水沃城踰時冰凝不可登景隆日夕戒嚴不恤士卒皆植戟立雪中凍死者相踵于是北平之守益堅十一月庚午燕王回師至孤山將渡河是日大

雪至夜冰合遂濟師擊敗景隆之前哨陳暉辛未戰于鄭村壩連破其七營遂逼景隆燕將張玉等列陣而進乘勝抵城下城中兵亦鼓譟而出內外夾攻景隆師潰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燕兵次第破其四壘餘衆聞景隆已走遂棄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退還德州乙亥燕王再上書自理謂朝廷所指爲不軌之事凡八皆出齊泰

黃子澄等奸臣所枉請誅之以告天下不報

攷異明史建文本紀

是月燕王再上書于朝帝爲罷齊泰黃子澄官仍留京師又子澄傳亦云帝乃解二人任以謝燕按此皆据野史而節其文也證之王鳳洲雜編所載燕王遣景隆書謂兩次上書數訴中惴悉不賜荅又謂景隆之敗子澄等匿不以聞此皆燕王欲加子澄等專權之罪遂疑兩次上書帝未之見于是寶錄据此數語遂謂景隆喪師

實係子澄等匿不報聞又遣人密語景隆隱其敗勿奏于是野史復增入踰月加景隆太子太師之命不知匿敗不聞上書不荅則解二人任以謝燕者何自而來景隆之敗于澄使之今既解子澄之任何以反加景隆官且加景隆以太子太師是帝實不知其敗而解子澄等之任似帝又已知之種種謬戾不詰自窮明史本紀傳中刪去加景隆太子太師之語極爲有見而至于解二人任以謝燕則核之實錄亦無其事今悉刪之而于燕王上書但据明史稿結以不報二字爲得其實

十二月李景隆既退德州調

兵集士期以來春大舉燕王亟諭諸將攻大同曰我攻彼必來救大同苦寒南兵脆弱可不戰而疲也乙卯王帥師出紫荆關庚申次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是月詔削江陰侯吳高爵徙之廣西初高與楊文守遼東燕王恐其終爲永平患謂諸將曰高雖怯差密文勇而無

謀去高則文無能爲也乃遣二人書盛譽高而極詆文故易其函授之二人得書竝以上聞朝廷果疑高遂有是謫文守遼東耿璪數勸其攻永平以撓北平文不聽河北指揮使張倫等聞薊州馬宣之死發憤結盟因合兩衛官帥所部南奔詔從李景隆于軍倫勇悍負氣喜觀古忠義事後從戰皆有功是冬高巍至燕上書燕王曰太祖上賓天子嗣位布維新之政天下愛戴皆曰內有聖明外有藩翰成康之治再見于今矣不謂大王顯與朝廷絕張三軍抗六師臣不知大王何意也夫以順討逆勝敗之機明于指掌今大王藉口誅左班文

臣竇則吳王濞之故智其心路人所共知魏竊恐奸雄
無賴乘間而起萬一有失大王得罪先帝矣今大王據
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雖易若建瓴然自
兵興以來業經數月尙不能出葭爾一隅之地況所統
將士計不過三十萬以一國有限之衆應天下之師亦
易罷矣大王與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尙在離間況
三十萬異姓之士能保其同心協力效死于殿下乎魏
每念至此未始不爲大王灑泣流涕也願大王信魏言
上表謝罪再修親好朝廷鑒大王無它必蒙寬宥太祖
在天之靈亦安矣倘執迷不悟舍千乘之尊捐一國之

富侍小勝忘大義以寡抗衆爲僥幸不可成之悖事魏不知大王所稅駕也況大喪未終毒興師旅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徑庭乎雖大王有肅清朝廷之心天下能無篡奪嫡統之議卽幸而不敗謂大王何如人魏白髮書生蜉蝣微命性不畏死洪武十七年蒙太祖高皇帝旌臣孝行魏竊自負旣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魏至願也如蒙賜死獲見太祖在天之靈魏亦可以無愧矣書數上皆不報是歲上建省躬殿成置古書聖訓其中諭以尙父丹書之旨夏書聲色官室之戒命學士方孝孺爲之銘孝孺銘而序之大畧謂天

下國家之本在君君之所以建極垂範四海者在身而
置此身于無過之地俾黎元蒙福後世承式者則以心
爲之宰因推本于古聖人省察之功如堯舜之兢業不
懈禹之祇德而拜昌言成湯屏聲色貨利而聖敬日躋
武王之從事于敬怠義欲而銘于席鑑衣冠以自警凡
此其爲事不同其敬以省躬一也上嘉納之 是歲安
南黎季犛復弑其主陳日焜武
武今改入是年之末

二年春正月丙寅朔詔天下來朝官勿賀 燕師次蔚

州指揮王忠李遠以城降

武異明史本紀二月燕兵陷蔚州因進攻大同而牽連記

之也永樂實錄系次蔚州于正月明史成祖本紀書丙寅克蔚州惟蔚州乃請降非陷也今據紀事本末書之

丁卯上釋奠于國子學文廟是月詔均江浙田賦

初太祖屢蠲蘇松嘉湖極重田畝至是復諭戶部減免畝不得過一斗迨革除後浙西賦復重云又詔蘇浙人

皆得官戶部

明史本紀此事據三編在正月

二月丁酉燕

師攻大同

丁未韃靼可汗遣使來燕納款且請助兵

癸丑李景隆果引兵援大同景隆出紫荆關燕王聞

之自居庸關還北平敕諸將堅守勿與戰景隆軍凍死

者甚衆墮指者十二三癸亥景隆遣燕王書請息兵王

荅書索齊泰黃子澄等又以前兩次上書悉不賜荅此

必奸臣慮非己利匿不以聞今備錄送觀之景隆得書
遂有貳志是月保定知府雒僉叛降于燕三月丙
寅朔日有食之廷試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十一人
賜胡靖王艮李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靖更名廣是
科一甲三人皆授修撰入文史館預修太祖實錄艮吉
水人夏四月丙申李景隆自德州進兵北伐武定侯
郭英安陸侯吳傑等自真定進兵期會師于白溝河庚
子燕師復出癸丑景隆兵至河間遣都督平安爲先鋒
乙卯燕師渡玉馬河營于蘇家橋己未遇安兵于河側
安伏精兵萬騎邀擊燕王曰平安豎子耳往歲從出塞

識我用兵今當先破之及戰安素稱驍勇奮矛直前都

督翟能父子繼之所向披靡燕師遂却會燕千戶華聚

百戶谷允陷陣而入斬首七級又執我都指揮何清曰

色已暝始收軍是役也真定之師亦至合兵六十萬陣

列河上郭英等預藏火器于地中燕師多死王從三騎

殿後夜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稍辨東西始知營所

在倉卒渡河而北王還營令諸軍蓐食詰朝庚申復渡

河索戰景隆橫陣數十里燕後軍房寬戰不利大甯降

將陳亨爲平安飛槩所刺中創而走

安縣紀事本末言安斬陳亨于陣證

之明史亨傳亨敗而走實未嘗斬也亨之死在圍濟南

時中創還北平遂卒今據明史亨傳陳亨死於

燕王見事急親冒矢石又令大將邱福衝其中堅不得入王盪其左突景隆兵繞出王後飛矢雨注王馬三創凡三易所射矢三服皆盡乃提劍劍鋒復折馬阻于隄幾爲瞿能平安所及王亟走登隄佯舉鞭招後騎景隆疑有伏不敢進會高煦救至乃得免比日晡瞿能復引衆搏戰大呼滅燕斬馘數百越雋侯俞通淵陸涼衛指揮滕聚引衆赴之會旋風起折大將旗南軍陣動王乃以勁騎繞其後乘風縱火能父子及通淵聚皆死安與朱能戰亦敗官軍大亂奔聲如雷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棄其器械輜重殆盡燕師追至月漾橋降十餘

萬人景隆走德州是時上慮景隆輕敵命魏國公徐輝

祖帥兵爲殿景隆敗輝祖獨得全軍還文紀言是月己

未景隆及燕兵戰于白溝河敗之明日復戰敗績云云

是景隆以己未敗燕師至庚申復戰始自敗也據成祖

本紀則己未之戰平安伏兵河側王以百騎前作却誘

安陣動乘之安敗走遂薄景隆軍戰不利與收軍此據

成祖實錄之文而諸書所記竝無平安敗走之語至庚

申復戰景隆兵繞出王後飛矢雨注燕王三易馬矢竭

劍折急走登堤幸高煦救至得免一時諸將皆失色則

是燕師初亦大敗直至薄暮再戰會旋風起燕師乘風

縱火乃得斬瞿能父子于陣安亦敗走諸書所記與明

史本紀大畧相同惟斬瞿能父子一事先後不同即明

史紀傳亦互異蓋瞿能父子之死乃在薄暮再戰旋風

折旗之時而本紀則云王自帥精騎橫擊斬瞿能父子

令邱福衡其中堅不得入乃有矢竭劍折之敗證之瞿

能平安傳不免自相矛盾傳中言景隆兵繞出王後王

矢盡劍折敗走登隄幾爲瞿能所及若如本

朝野彙編所引亦云王阻于堤幾爲瞿能所及若如本

紀所記斬翟能父子在先則焉得有追王幾及之事明是能父子之死及平安之敗皆在乘風縱火之時所以然者蓋本紀所据者實錄之文傳中所記大都參以野史故不同耳今叙此兩日之戰悉据紀事三編諸書參以明史翟能平安

壬戌燕師進攻德州

白溝河之

役有臨淮人王指揮被剗立馬植戈而死又中牟楊本通王遁術從景隆討燕有功景隆忌不以聞景隆之敗本上書劾之及敗被執下北平獄卒殺之 五月辛未景隆自德州奔濟南癸酉燕師入德州獲糧儲百萬勢益張方景隆之北伐也山東參政鐵鉉督餉無乏及景隆敗諸城戍皆望風潰鉉從景隆趨濟南適高巍自燕還與鉉遇于臨邑酌酒同盟感奮涕泣遂趨濟南與都

督盛庸等誓以死守庚辰燕師攻濟南時景隆兵在城下者尙十餘萬燕王乘其未陳馳擊之景隆大敗南走燕師遂圍濟南鉉與庸等乘城守禦王知不可驟克令射書城中趣降有儒生高賢甯在城乃作周公輔成王論請罷兵不報辛巳燕師隄水灌城城中兇惡鉉乃佯令守陴者皆哭撤守具遣千人出城詐降王大喜軍中懽呼鉉設計預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圍堵中候燕王入下板擊之又設伏斷城外橋以遏歸師計既定千人者皆伏地請曰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爲社稷憂誰非高皇帝子誰非高皇帝臣民其又奚擇焉唯是東海

之民不習兵革聞大軍壓境將謂聚而殲旃是失大王
安天下子元元之意也請大王退師十里單騎入城臣
等具壺漿以迎王許之下令退軍越日壬午王乘駿馬
徐行張蓋率勁騎數十人直至城下城門啟比王入門
中人呼千歲鐵板下稍急傷燕王馬首王驚覺易馬而
馳伏發橋倉卒不可斷王鞭馬自橋逸去憤甚復設長
圍攻之鉉隨宜守禦燕師持久頓城下者凡三閏月卒
不能下夏鼎按鐵板詐降之事明史成祖本紀不載而鉉傳特詳之蓋紀据實錄傳据野史也三編輯
覽亦載此事而辨之云此出明李賢古穰襍錄而國史
攷異以爲文皇善用兵不應妄信輕率若此舊史例議
深以爲然考賢在天順間去革除時未遠功臣尙有在
者見聞必非無據考異之說爲文皇諱耳何足深信今

仍依遜國記諸書採輯按此說是也明史稿不載此事故後修增入鉉傳今據之

初燕師之

陷德州也分兵轉掠濟陽教諭王省爲游兵所執省從容引譬詞義慷慨游兵竟釋之省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語之曰若等知此堂何名今日君臣之義何如因

大哭諸生亦哭以頭觸柱死省吉水人

預國明史本紀系之四年正月

燕兵南下時而明人所載皆在是年五月重修三編亦存其說今證之明史王省傳則以爲是年五月者近之

辨見四年條內

六月上聞濟南圍急用齊泰黃子澄計遣使

赦燕罪以緩其師己酉命尙寶丞李得成詣燕師諭王

罷兵王不聽留之得成遂附于燕 秋七月都督平安

將兵二十萬進次河間之單家橋謀出御河斷燕餉道

欲以解濟南之圍且攻德州也 八月癸巳承天門災

詔求直言時方孝孺請改午門曰端門端門曰應門承

天門曰臯門前門曰路門從之 初燕王之攻眞定也

三日不下卽解兵去惟自以得濟南足以斷南北道卽

不下金陵盡疆自守亦足以徐圖江淮故乘此大破景

隆之銳盡力攻之期于必拔不意鉉等屢挫其鋒又令

守陴者詈燕燕王益憤乃以大礮攻城城中不支鉉書

高皇帝神牌懸之城上燕師不敢擊王計無所出僧道

衍曰師老矣不如暫還北平以圖後舉會平安選水卒

五千人將渡河攻德州戊申燕師解圍去盛庸鐵鉉追

擊敗之進兵德州燕守將陳旭遁遂復德州 九月辛
未擢鐵鉉山東布政使叅贊軍務尋進兵部尙書封盛
庸爲厯城侯授平燕將軍以代景隆都督陳暉平安副
之詔庸屯德州平安及吳傑屯定州徐凱屯滄州相爲
犄角以困北平方鉉之守濟南也有宋叅軍者逸其名
鉉署爲贊畫軍務城守之計悉以咨之至是說鉉曰濟
南天下之中北兵南來其留守者類皆老弱且永平保
定雖叛諸郡堅守者尙多郭布政輩書生耳公能出奇
兵抵真定收合潰逸諸將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
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

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之間素稱勁勇公檄集諸
守臣倡義勤王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
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而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
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于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
南將皆鴛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率北兵使江淮
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南吾邀而擊之以逸待
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激發忠義
是月詔錄洪武功臣罪廢者後冬十月丙午燕王
聞南師已北謂張玉曰德州城壁堅牢大衆所聚定州
修築已完急難猝下獨滄州新築未成凍土易敗出徐

凱不意疾攻之旦暮可克也又恐南師爲備乃陽下令
征遼東密遣徐理陳旭至直沽築浮橋丁未燕軍至通
州丙辰自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夜兼行戊午師至
滄州城下凱等方四出伐木晝夜築城倉卒收築具出
戰燕師四面攻之張玉帥壯士由城東北隅肉薄而登
庚申拔之預遣兵截其歸路遂生禽凱及都督程暹都
指揮俞琪趙濟等降卒三千人燕王令給牒以次遣都
指揮譚淵一夜盡殺之王不悅凱等遂附于燕遣至北
平仍其官祿燕師復乘勝掠獻縣知縣向朴率民兵禦
之不克被執懷印死

厥異向朴之死諸書不具年月今
據三編目中乃滄州之役掠及近

也境

是月召李景隆還赦勿誅黃子澄痛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祖宗厲將士御史大夫練子甯執景隆數其罪請誅之不聽子甯憤激叩首大呼曰壞陛下事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爲朝廷除賣國奸死有餘罪卽陛下赦景隆必無赦臣因大哭求死上爲罷朝宗人府經歷宋徵御史葉希賢皆抗疏言景隆失律喪師懷二心宜誅並不納子澄拊膺頓足曰大事去矣薦景隆誤國萬死不足贖罪也十一月甲子燕師過德州盛庸出兵襲其後不克壬申燕師次臨清將進薄濟甯庸移師屯東昌以邀之鐵鉉帥兵躡其

後甲戌燕師自館陶渡河遂畧東阿東平 十二月丁

酉燕師襲破盛庸將孫霖于滑口乙卯燕師抵東昌庸

背城而陣列火器毒弩以待燕王直前薄庸軍左翼不

動復衝中堅庸開陣縱王入圍之數重燕將朱能率番

騎來救王乘間突圍出而燕軍爲火器所傷甚衆大將

張玉死于陣會平安至與庸合兵丙辰又戰復大敗之

前後斬馘數萬人燕師遂北奔庸等趣兵追之復擊殺

無算是役也燕王瀕于危者數矣諸將徒以奉上詔莫

敢加刃王亦陰自恃獨以一騎殿後追者數百人不取

逼適高煦領指揮華聚等至擊退庸兵獲部將數人而

去王聞張玉敗沒痛哭曰勝負常事不足慮艱難之際
失此良將殊可悲恨丁巳燕師退走館陶庸檄吳傑平
安等自真定遮其歸路燕師大蹙

三年春正月辛酉朔以凝命神寶成告郊廟始御奉天
殿受朝賀 乙丑吳傑平安等邀擊燕師于深州不利
燕王遂還北平 辛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丁丑享太
廟告東昌捷 二月燕王恥東昌之敗謀于僧道衍道
衍力趣之朱能亦請圖再舉戊戌王自爲文流涕祭陣
亡將士張玉等脫所服袍焚之將士家父兄弟見之
皆感泣王乃激勸諸軍士復出師乙巳燕師復南下已

酉次保定盛庸合諸軍二十萬駐德州吳傑平安出真
定燕王與諸將議所向邱福等請攻定州王曰野戰易
攻城難今盛庸在德州吳傑平安在真定我若頓兵城
下彼必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此危道也今真
定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介其中敵必出迎戰取其一
軍餘自膽破諸將曰腹背受敵奈何王曰百里之外勢
不相及兩軍相薄勝負在呼吸間雖百步不能相救況
二百里哉明日遂移軍東出三月庚申燕師次滹沱
河游騎哨定州真定爲疑兵以誤之辛未盛庸軍營于
武邑縣南之夾河平安軍營于單家橋己卯燕兵自陳

家渡過河逆之相距四十里辛巳庸軍及燕兵遇于夾河庸結陣甚堅陣旁火車銳弩齊列燕王以輕騎掠陣過庸追却之乃復以步騎攻其左掖不能入燕將譚淵從中軍望見塵起遽出兵逆擊之都指揮莊得帥衆殊死戰遂合庸軍斬淵及其部下指揮董真保于陣燕王與朱能張武等復以勁騎繞出南軍背乘暮掩擊莊得陷陣死又殺楚智張皂旗三人者皆南軍驍將也張皂旗逸其名或曰能力挽千斤每戰輒麾皂旗前驅軍中呼皂旗張死時猶執旗不仆是日戰酣殺傷皆相當而燕軍連失大將張王譚淵二人王爲奪氣自以十餘騎

迫庸軍野宿天明見四面皆庸兵王引馬鳴角穿敵營而去旣還營復嚴陳約戰謂諸將曰昨日譚淵逆擊太早故不能成功今爾等嚴師以待我帥精騎往來陣間敵有可乘之隙卽入擊之兩陣相當將勇者勝此光武之所以破王尋也壬午復戰庸軍西南燕軍東北燕王臨陣張奇兵左右衝擊自辰至未兩軍互有勝負會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兩軍咫尺不相見北軍乘風大呼縱左右翼擊之庸軍大敗棄兵走燕師追至滹沱河踐溺死者甚衆其降者王悉縱遣之庸遂退保德州是役也庸恃東昌之捷有輕敵心而燕王恃上有毋使朕殺

叔父之語不戒于敵方野宿穿營過時諸將士卒莫敢
一矢相加遺以至于敗吳傑平安方自真定引軍出與
庸合未至八十里聞庸敗退保真定敗吳按夾河之役
日而斬譚淵及莊得等三人之死皆在辛巳史所謂殺
傷相當者是也通紀則系莊得等三人之死于壬午按
壬午雖大敗而戰死者皆丁亥都督何福援德州
矢其人今泰紀傳書之

閏月癸巳上以夾河之敗罷濟泰黃子澄謫于外蓋使

之募兵也

攷興明史建文本紀書癸巳于三月之下閏

成祖實錄癸巳係閏月永燕王以真定城堅未易攻

樂本紀亦書閏月今據之

欲誘之出戰以挫其銳乃下令軍中四出取糧而令校

尉抱嬰兒佯作避兵狀報言燕師出外求糧營中無備

傑等謀掩其不意擊之丙申傑等出軍滹沱河戊戌遇燕師于藁城傑等列方陣于西南燕王謂諸將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能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敗則其餘自潰矣乃以軍縻其三面而自帥精銳攻東北隅燕將薛祿出入敵陣馬蹶爲南軍所執奪敵刀斬數人復跳而免王復帥驍騎循滹沱河遶出陣後傑安等預藏火器發大弩射王矢集王所建旗勢如蝟毛燕師中火器及弩死傷甚衆竟不及王時平安于陣中縛木爲高樓上可數丈登之以望燕軍燕王帥精騎衝之將及樓安墜而走己亥復戰會大風起發屋拔樹燕軍乘之傑

等師大潰燕王麾兵四向蹙之斬首六萬餘級追奔至
真定城下傑等走入城王遣使送所建旗還北平諭世
子曰善藏之使後世勿忘也燕師自白溝河至藁城凡
三捷皆得風助王以爲此天授非人力也 己酉燕師
掠順德辛亥掠廣平癸丑次大名諸郡縣皆望風降燕
王聞罷齊黃以爲緩兵之計復上書曰比聞奸臣竄逐
臣亦將休兵就藩而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猶聚境上是
奸臣雖出而其計實行臣不敢奉詔上與方孝孺謀孝
孺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
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蘆溝橋搗北平彼必

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後可成禽也今其奏事適至宜且
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其將士心懈我謀定勢合進而蹴
之不難矣上以爲然 夏四月上命方孝孺草詔遣大
理寺少卿薛嵒馳報燕盡赦燕罪使罷兵歸藩又爲宣
諭數千言授嵒持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嵒至燕見王
王問上意云何嵒曰朝廷言殿下旦釋甲暮卽旋師王
曰此不可給三尺兒嵒皇恩不能對居數日王遣中使
送之歸致選薛嵒使燕本紀系之閏月蓋據燕王上書
是二十四日則嵒之使正五月燕師駐大名盛庸吳
四月也今書于四月之下傑平安等分兵扼燕餉道巳丑燕王復使指揮武勝詣

京師上書謂朝廷已許罷兵而庸等攻北絕我糧餉與
詔旨相違此必有主之者上得書欲竟罷之孝孺曰兵
一罷不可復聚若使彼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上從其言
乃下武勝于獄王聞怒曰俟命三月今武勝見執其志
不可回矣彼軍駐德州資糧所給皆道徐沛我以輕騎
數千邀而焚之德州必困若來求戰吾以逸待勞可勝
也乃遣都指揮李遠等帥輕騎六千而南是月薛嵒
自燕還爲上述燕王語直而意誠又言其將士同心南
軍雖衆驕惰寡謀未見可勝上曰誠如嵒言曲在朝廷
齊黃誤我矣孝孺曰此爲燕游說也踰年嵒果降燕

燕王上書在閏月癸丑崑之使燕在四月計其歸當在四月之下旬故燕王五月再上書言崑歸未及十日賢錄系于五月之朔則崑之還京師正五月也諸書多系之三月四月牽連記之耳 六月辛酉

燕將李遠南過濟甯穀城皆令士卒易甲冑襍南軍中插柳枝于背爲識于是盡焚南軍糧餉壬申至沛縣南軍不之覺凡糧艘所在悉焚之軍資器械俱爲煨燼漕運軍士散走京師大震德州糧餉遂艱遠率兵還壬午盛庸遣都督袁宇以三萬人邀遠軍遠設伏敗之 秋七月己丑燕師掠彰德時都督趙清守之燕王遣數騎日往來城下擾其樵採城中乏薪斫屋而炊清設伏邀之燕師遂引去 丙申燕師陷林縣丁酉平安自真定

乘虛攻北平營于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燕世子
督衆固守遣人詣燕師告急時王在大名遣將劉江帥
兵往援初蜀人林嘉猷以洪武丙子校士四川方孝

孺識之薦入史館授編修尋遷陝西僉事嘉猷嘗以事

入燕邸知高煦謀傾世子狀

既隱嘉猷曾入燕邸事見本傳證之永樂實錄亦云

臣之徒有林嘉猷者燕王嘗召至府中今恭增入

而是時河北師老無功德州

餉道絕孝孺乃言于上曰兵家貴間今貽世子書令歸
朝廷許以王燕彼誠攜貳王必北歸王北而我餉道通
事乃可濟上曰善命孝孺草書戊戌遣錦衣衛千戶張
安往世子得書不啟封並安等馳送軍前燕中官黃儼

素詔事高煦高燧比書至北平則已先使人馳報燕王
曰世子且反高煦從中徵之王大怒則世子所遣使以
書及安俱至王啟視喜曰幾殺吾子乃執安等囚之
壬寅盛庸檄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荆關掠保定下
邑駐易州水西寨寨在萬山中昭據險爲持久計以窺
北平燕王在大名聞之曰保定吾股肱郡失則北平危
矣乃下令班師 八月丁巳朔燕師渡滹沱河留其將
孟善填保定而自帥兵圍水西寨丙子謀報吳傑等遣
都指揮韋諒以兵萬餘轉餉房昭軍燕王曰昭據水西
寨所乏者糧耳使真定餽餉入昭得固守未易猝拔也

不如邀而擊之援兵敗則寨不攻而自破矣丁丑別令
朱榮等以兵五千趨定州語之曰彼聞我分兵往定必
速來來則還兵合擊此致人之計也時燕軍圍寨久寨
軍多南人天寒衣薄有潛出寨降燕者九月甲辰燕
將劉江與平安戰于北平敗之安退保真定冬十月丁
巳真定援兵至燕師自定州馳還合圍寨之兵邀擊于
義眉山下
國史紀作齊眉山成祖紀作義眉山按四年小河之役亦云戰于齊眉山二山
名同地異三編實錄云齊眉山在易州西南百里亦曰義眉山諱之永樂實錄亦作義眉山蓋恐混于四年靈壁
之齊眉故易之耳今從之令勇士卷旆登山潛出陣後張旗幟寨中
望見大駭與真定兵俱潰斬首萬餘級獲援將花英鄭

琦等房昭韋諒走免己卯燕師還北平 十一月乙酉
遼東守將楊文引兵圍永平畧薊州遵化諸郡縣燕王
遣劉江率衆往援諭之曰爾至永平敵必退歸山海勿
追之但聲言還師北平彼必復來我則卷旗襲甲還入
城中潛師夜襲必大獲也壬辰江及文兵戰于昌黎敗
之獲其將士王雄等凡七十一人歸之北平燕王悉縱
遣之仍令歸諭楊文等 己亥燕師北歸平安邀擊燕
將李彬于楊村敗之乙巳燕王自爲文祭南北陣亡將
士當是時王稱兵已三年矣親戰陳冒矢石爲士卒先
常乘勝逐北然亦屢瀕于危所克城邑兵去旋復爲朝

廷守所據僅北平保定永平三郡而已會詔有司繫治中官奉使之不法者先後奔燕具言京師空虛可取狀王乃慨然曰頻年用兵何時已乎要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道衍亦力勸燕王母下城邑疾趨京師此批亢擣虛之策也遂定計十二月丙辰燕師復出癸亥燕師焚真定軍儲丙寅燕王帥師南下駐軍蠡縣命李遠帥輕兵前哨是月太祖實錄成上聞燕師將南敕駙馬都尉梅殷鎮淮安殷汝南侯思祖從子也尙太祖女甯國公主有才智太祖崩時曾受顧命至是命殷爲總兵官召募淮南民兵號四十萬殷統其衆駐淮上以

扼燕師 是歲倭至浙東登岸剽掠象山知縣易紹宗
死之烈證之明史紹宗傳同今據書于是年之末